

漂瓶

龚鹏飞
◎ 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陈永发

龚鹏飞
◎著

Practicing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漂流瓶 / 龚鹏飞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5438 - 6077 - 3

I. 漂… II. 龚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0762 号

漂 流 瓶

龚鹏飞 著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责 任 编 辑: 廖 铁

装 帧 设 计: 黄 敏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贝特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× 1000 1 / 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82000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38 - 6077 - 3

定 价: 36.00 元

营销电话: 0731 - 8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“上游，跟我走吧！鱼生于水，死于水；草木生于土，死于土；人生于道，死于道。我们为我们的道去赴汤蹈火吧！”

—

究竟是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决定了我来到此地的呢？

我来到杨溪县民族中学的第二天，我就有一种“生活在别处”的梦游感觉。我这个昆德拉迷学着昆德拉的发问方式，对自己此时的身份来历进行了追溯。

也许，这是一个梦，这几个月的经历真的像一个梦。司马佳站在我身边，对我说：“上游，我们往前方走走。”我说：“我们跟你到了这里，你把我们卖给了这青山绿水。”司马佳说：“我又不是人贩子，我可是一个子儿也没赚。”

我回过头对她一笑：“没赚吗？历史会证明你赚了。”

哈，第一次见到司马佳是什么时候，让我想想。是在东方大学的诗歌朗诵会上。无论怎么打假，这都假不了。那是我大四的上学期。秋夜无边无际纯净。皓月气魄非凡当空。东方大学俱乐部灯火通明，好像我的心里



也闪亮了这么通明的灯火似的。主持人报出第一个朗诵者司马佳，管理系四年级学生，朗诵的作品《中国狂想曲》，作者许上游。我一阵狂喜，我在校报上发表的诗作《中国狂想曲》，竟然被人朗诵了，还安排了第一个位置。得风气者先。我感到有好多目光向我聚焦过来。弄潮儿向潮头立。一种荣耀弥漫全身——似乎我的地下的祖先也感受到了。

帷幔拉开，我注意到是猩红的，与主持人化了装的人面桃花相映成趣。司马佳走上了舞台。我打量着她。她不漂亮。穿着蓝色的运动衣，剪着短发。这是一个干练坚决、果断泼辣的主儿。有点像打富济贫的女游击队队长。她天生是朗诵家。几下子就把我的诗带到了低沉悲壮的境界。

衰草长堤中，我躺下来了
夕阳像一个浑浊的蛋黄
我的生长了编钟和《红楼梦》的土地啊
哀鸿、烽火和商女
给你锻打了一个恐怖的项圈
啊，死魂灵，啊，活火山

这几句我心里所想的，她全表达了。继而她声音一下子高八度，把人带到了万里云天的境界：

我莫非站起来了
善良的人们递给我一个酒碗
我醉了，我力的拳头
太阳一样在土地上飞扬
天安门城楼向我跑来
我扯一面红旗
插在上面，紧紧地
云天，在我的头顶冒出了花絮



小鸟，在我的胸膛敲着鼓点

有人戳了戳我的背，我一回头，是两个美女，她们递给了我一张纸条。我打开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：

“我们读了你很多诗，能否在朗诵会后，在俱乐部外停一下，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你。”我顿时慌得不行。过了许久，回过头，朝她们点了一下头，表示认同她们的提议。

.....

田野的风交给我刺绣
我还刺着炉火，刺着螺号
刺着同步卫星甩上了天空
又跑到洛杉矶
夺来了几十块奖牌
所有激情滚滚的诗人们呀
为我吹响了金色的芦笙

司马佳朗诵完了，掌声响爆了。很快她走下舞台，坐在了第一排。我当然不会浅薄到溜到她身边，自我介绍我叫许上游，并夸她这首诗朗诵得好。

司马佳不认识我，她也不会溜到我身边。我估计她当时并没有料到诗作者就坐在台下听她朗诵。接着朗诵的是各系推荐的朗诵高手，朗诵的都是中国诗坛红极一时的名篇，像梁小斌的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，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，海子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等等。

朗诵会后，我真的站在俱乐部门外，等那两个美女向我请教。我深知，我是校园小名人，接受这样的请教应该落落大方，不应该脸红，更不应该心慌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把衣领也拉了拉，极力调控自己的紧张。这应该叫做情商，我自己应该努力提高才行。我看到她们在我面前经过，望都不望我就走了，我想追上去问她们，后来想也许她们也只是开个玩笑呢。我是否太认真了。正在这时，何一火跑过来了，说，



“你得意吧，条子是我写的呢。我坐在她们后面，递给她们，要她们递给你呢。”我顿时觉得自己受了捉弄，七窍冒烟，对准他脸上就是一拳，把他的眼镜都打掉在地上。这个冬天的晚上端着笔筒子做的茶杯、打着赤脚每个寝室到处窜到处发表演说的兔崽子，我今天看到他格外是贼眉鼠眼。他也觉得这个玩笑开大了，马上说，“对不起，闹着玩呢。我今晚请你吃臭干子。”

我没有理他，头也不回地朝寝室走去。虽恼恨何一火捉弄了我，但心里还是有些甜丝丝的。自己的作品与全国知名诗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朗诵，还是放在第一个呢。我有种成就感，有种得意感，我也记住了司马佳的名字。这天晚上，寝室里很热闹。没有讨论阳春白雪的话题，而是大侃特侃了一番。夏氏同学说他家的祖坟坟地埋得不错。有人打趣他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将来肯定是读了硕士读博士，会娶个博士老婆。我也在喧闹中发言，称他将来36岁就官拜厅级。要飘洋过海，去米国深造。到那时请夏厅长与加利福尼亚瀑布对话时，不要忘记“柬埔寨”人民的苦难。为体现幽默感，我故意把美国说成了“米国”，把柬埔寨说成了“柬埔寨”。大家又说起了班长。怎么这一向会发眩晕症。还不是喜欢上了校医院那个芳芳，是为了让她打针。有人说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。应该是班长你为芳芳打针。这时我又开始逗杨三了。我就学开了羊叫。平常都是这样，只要我学羊叫，杨三拿出惯常的气愤，拿起床底下那根扁担，大叫“操你奶奶”朝我蚊帐打过来。这时“骆驼祥子”就会主持公道，说：“朱德的扁担是打老蒋的，你怎么对准自己的同学。”这已经成了我们寝室的一个保留节目。于是寝室里爆发“哈哈”的笑声，我知道到这时候大家就会不自觉地沉沉睡去。

转眼几个月过去，马上就是春天了。这个春天很值得纪念。一个伟人在中国的南海边走了一趟。校园里也风风火火起来。我马上就要毕业了。我的写作老师的姨夫在我家乡的地区文联当办公室主任，通过他的推荐，我很快就被内定为地区文联当文学专干。文联主席还专门到东方大学来考查了我。他要我半天之内完成一篇3000字的评论文章。那是一个17岁的女孩子写的短篇小说，题目叫《黑风》，采用了

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。我读完后，真的写了一篇 3000 多字的评论文章，交给了主席。他很满意。我的工作总算敲定了。

校园里到处摆满了地摊。上晚自习的少了。全社会转型，大学生当然首先要洗脑。校长接受省报记者的采访，提出学校要推倒围墙，学校要多开商店。我同寝室的同学们都从教室、寝室里冲出来，来到校园星星点点的地摊上，卖手表，卖衬衣裙子，卖杂志，他们腰挎 bp 机，嘴上叼着香烟，经常大声地讨价还价，商人的派头十足。我因为已经定下了去文联，就忙着读诺贝尔获奖作家的书，加上我稿费一笔笔来，不缺钱花，所以就以旁观者的姿态，看着我的同学掘取人生第一桶金。实际上看着他们胡来，出洋相，发宝气。嘿嘿，真的是快乐无极，青春万岁。

寝室熄灯后的卧谈会的阳春白雪的谈资自然突破了诸如《歌德谈话录》、郭沫若后期的诗是诗还是非诗，史铁生的作品具有终极意义等书斋式的话题，而是把它投向了更广阔的宏大的社会领域，比如好多县都集资去海南岛炒房地产，某某高干子弟拿着市委书记的条子去某电冰箱厂提起了 800 台电冰箱将成为历史。特别是大家谈到某教委主任在各种场合说，市场经济就是战争经济，市场经济就是强盗经济，冲得起的毛主席，冲不起的蒋介石。寝食里就展开了争论。有人说，这教委主任是干大事的，讲话有气魄。有人说，我不同意这位官员的观点，这个对市场经济的评价不全面。原始积累阶段的市场经济还有点道理，但成熟的市场经济强调规范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。教委主任在各种场合这么讲，是不妥的。

还有就是谈毕业去向。去出版社，去报社，去师专当教师，去地税局当秘书，去海南公司当部门经理，去深圳给明星们做策划……

就在这时，五月的一个黄昏，司马佳找到我了。

那个黄昏，夕阳像不像我诗中所说的浑浊的蛋黄呢，我也无从知晓。只是感觉到校园飘满了槐花的香味。槐花的香味，我强调。在东方大学偌大的操场边，司马佳又穿着蓝色的运动衣，笑咪咪地跑来，跟我握手：“我们的诗人，我是你的崇拜者。”

面对这样的场景，我一时愣住了，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我摸着后



脑勺，以肯定的语气说：“你是司马佳。”

“对，管理系司马佳，与你同年级。”

我也伸出手，与她握了握。

她说：“你怎么认识我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听过你朗诵《中国狂想曲》呢。”

“那次你也去了吗？我很喜欢你的诗。你得意吧！”她说。

“诗是一般，你朗诵得好。”

“我们走走，我想与你谈谈。”司马佳快人快语。

“好。”我终于打破了尴尬。

“你毕业有去向了吗？”司马佳直截了当问我。当然我也知道现在大家首先就是关心这个。

“到我家乡的地区文联去。任文学专干。”我向她露了底。

“羡慕。”司马佳说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想先跟你谈谈理想，你觉得理想是什么？”

我一时语塞。理想是什么？从小学到初中，写过许多命题作文《我的理想》。我记得初中的一篇《我的理想》文章，我的开头是：“连牧马人都有远大理想，何况我们？”语文老师在这些文字下画了几个圈。那是我看了电影《牧马人》以后写的。那时，理想这个词较为流行，曲啸和李燕杰，中国演讲界的双子星座，在万千人头攒动以求得倾听的入场券的热乎劲里，以忧国忧民的姿态，大声疾呼青少年要有理想。后来，理想不时髦了。有几个作家，塑造了一些油里油气的人物，这些人物对理想这类话题总是调侃，大约是潜意识里有躲避的味道。我想，司马佳问我这个问题，要是被那几个作家听到了，保准会说她是小儿科，或者说她是在说梦话。我也觉得很吃惊。堂堂司马佳，90年代中人还在说80年代、50年代的话。但司马佳微笑着，眼睛直视我，好像在说我不要怀疑她的真诚，也逼着我必须回答理想是什么这个问题。我在搜索枯肠、支支吾吾之后，脑海中终于火花闪亮，灵感奇袭，便脱口而出：“理想就是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

“到底是诗人，表述方式硬是不同。理想对我来说，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。”司马佳说。我感到她站着，听任夜色慢慢复印到她脸上，而她眼睛里的光却奇异地震撼着如约而来的夜色。

“怎么个非凡呢？”

“我喜欢纯洁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，生活越纯洁。”司马佳说这些话时，我觉得像电影《青春之歌》里林道静说这话。她与一些小女生同学大不相同。她们一般是磕着瓜子，边走边用眼睛“睃”男孩子，讲话或矫揉造作，或羞羞答答。而她，明显地不是小女生的做派。有点独行女侠的味道。这天地苍茫之中，这号算得上独行女侠的人有多少呢？

“我明白了，你毕业后是去做一份纯洁的工作。”我总算接上了砣。

“说得对。我告诉你，我认为天底下最纯洁的工作是当教师。我已联系好了本省西部杨溪县民族中学。”

“你学的是管理。”我有点惊讶不解。

“是呀，我去民族中学是做教学管理。不过，我不会一个人去。我要与一群人去，与一群有理想的人去。我们这一群，不是赶往西伯利亚去流放，不是奔波在伏尔加河边去背纤。我们去是办好一所学校。按照苏霍姆林斯基的模式，办好一所学校。这一群人必须有诗人，没有诗人的群是乏味的。我想你是我们的校园诗人，应该去那里。那里呼唤你，那里需要你，那里有你的舞台。”司马佳是那种演说家的味道，激情洋溢。她来找我的意图，被她快人快语地一说，我总算明白了。她又接了一句：“今天，我扯起顺风旗，专门来招你加入我们这一群，阁下意向如何？”

她提出的这个问题，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，我一下子呆住了。

司马佳要我好好想想，她递给了我一份东西，是她寒假去杨溪县的调查报告。她家住在省城，却在这个寒假一个人去了400公里外的本省的边陲之地杨溪，徒步走了20天。她学着领袖当年写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的文风，写了杨溪县教育考察报告。对杨溪县的教育作了详尽的调查。我把这份调查报告带到阶梯教室，进行了详细的阅



读。我大为惊骇。杨溪县的教育现状确实令人担忧。学生的辍学率奇高，根据她的抽样调查，文盲和半文盲高得吓人，危房大量存在，好多小学缺课桌椅，全县师资严重不足，就连杨溪县民族中学，竟然没有一个本科生。报告的最后一个部分，谈到了一个计划。她计划动员一些有志的大学毕业生去加盟杨溪县民族中学，去改变学校的面貌，由此带动更多的内地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去边寨支教。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司马佳来到了我中文系的阶梯教室，在我的背上敲打了两下，示意我出去。我跟着她来到了学校柏园，这里古木参天，有很多石凳子。我们找着一个地方坐了下来，司马佳递给我一瓶矿泉水，说，看你热汗淋淋的，好渴的吧。我点了一下头。

她说，考虑得怎么样了。

我没有说话。她说，你考虑成熟点。

然后，她低下头说，我母亲是小学老师，我从小就希望像母亲一样做个老师。我的理想一直是这个。我父亲在区政府工作。高考那年夏天，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所有的志愿都是填报的师大，可最后录取，却被我们东方大学管理系录取了。我莫名其妙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背着我去教育局改了志愿。我后来好几天没有理他。直到我中学时的班主任给我做工作，要我安下心来，我的气才消了。司马佳给我说这些时，是玉女的模样，低眉顺眼的，气质都变了，似乎向我昭示她性格中的“云卷云舒”：在大大咧咧的背后，她也有温柔的一面。

司马佳说：“这些天，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，我了解自己吗？我能够实现我提出的目标吗？我曾经在书上看到两个哲学家争吵。甲说，一个人必须清楚自己是谁。乙说，一个人是谁有什么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做过的与将要做的事。甲反驳，我们曾经做过和想到的，曾经想过和做过的，都会漫开，都会渐渐地淡了，就像泼在石头上的牛奶。只有我的感受，是世界上真实的存在。我认为他们的争吵都太悬。我只是觉得，人活一辈子不要虚度年华，要有一点雄心壮志。”她又把我带到了一篇哲学论文的境界。

司马佳抬起头来说：“上游，也许我苏联的小说看多了，我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为了实现理想，我不惜一切代价。大学时，我喜



欢上了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著作。他的书，我全部看完了，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。这次去杨溪，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，是我大学四年思想的结晶。”

“上游，跟我走吧！鱼生于水，死于水；草木生于土，死于土；人生于道，死于道。我们为我们的道去赴汤蹈火吧！”司马佳说这些话时，好像是孔子和孟子的化身，是圣人重生。她的声音又由快人快语变为低低的细细的，回环往复，但坚挺有力。我竟被她说得有点动心了。我感到这个家伙不简单。是个“浑身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”的人杰。

但我说出口的却是：“干嘛这么悲壮，要谈生论死的。”

“我相信一个人下决心要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认为，得其志，虽死犹生；不得其志，虽生犹死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先把话说透了，下决心才会坚定，还有比赴死更难的人生选择吗？”

也许这是司马佳这个理想主义者，这个鼓动家演说家的策略，就这样去敲打男人的勇气。既然她都这样说了，还犹豫什么呢？这一向，我鬼使神差似的，为一分爱情的即将失去伤感，亮亮好久好久没回信，尽管我一封封地给她写信。既然爱情不能照亮我的道路，去文联去学校，回故乡去边寨不是一样地过日子吗？我有点毅然决然地说：“好吧，我跟你走。”司马佳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，久久不松开。我的眼睛有些潮湿，我觉得我也不简单。早几十年出生，我也会参加武昌首义，我也会坐在南湖船头。献身理想是需要勇气的。但任何一种理想都需要先知引导。有大先知，有小先知。司马佳此时至少是小先知。

十多天后，司马佳招人买马，本校外校一共招了12个，最后落实的只有5个。我中文系的同学杨运仁也报了名，他是因为迷恋历史系一个叫文云的女孩子而被拒绝得了抑郁症。平时他在蚊帐上贴满了《大众电影》等美女封面。他报了名之后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“再苦不能苦孩子”。

司马佳要去支边的消息迅速成了省报的头版头条。司马佳成了新闻人物。学校派小车把她送到省城。在一次会议上，团省委书记、省教委主任、省委组织部管青年干部的副部长都与她握手。学校党委宣



传部的丁干事，还拍了一些镜头，把它们陈列在学校的橱窗，成为学校珍贵的记忆。几十上百年以后，学校搞校庆的时候，这些一定会浓墨重彩地写在校史上，司马佳以她的远见卓识流芳于未来。中央的省里的各路记者也纷纷来到东方大学，采访司马佳，也采访了我。搞得班上的团支书周益云告诫我要戒骄戒躁，不要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。在毕业前夕，学校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还设宴招待了一番，对我们提出了五点要求，东方大学派了一辆大客车翻山越岭跑 800 里，把我们几个热血青年送到了杨溪县民族中学。车上，正在播放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去看雨》。我被轻轻的甜甜的歌声所陶醉，“冬季到台北去看雨，梦是唯一的行李”。司马佳在车上快乐地说，我们夏季去杨溪看山，梦也是唯一的行李呢。接着，又是叶倩文的一首又一首歌，听完几首，我的思绪竟与歌词难解难分了。亮亮，如今我对你来说，只是个流着泪，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。但尽管如此，我要真心真意过一生。司马佳，你选择了我，我选择了你，现在，我们都向着远方开始潇洒走一回。

眼下，当我凝视这山谷的时候，我好生感慨。我也在琢磨一些句子，准备给远方的朋友写一批信。我要这么写：

朋友，只要你一抬头，你就会看到这里，这里有好看风景。

你会看到这里的鹰。它们久久地飞翔在群山之上，久久地呐喊连绵的鲜碧，久久地领唱着木叶的群歌。它们是从《楚辞》和《离骚》里飞来，是从中国历史宽大的袖口里飞来。它们啊，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祖先，它们啊，又是这片土地上最亲爱的孩子。

你会看到这里的石头。它们像一堆奇怪的字母，拼成了一行行的诗，汇成了一部部的书。它们，坚硬富有个性和棱角，但绝不暴虐。它们坐在这里，虎头虎脑地注视着水牛和牧童，想起悠悠的千年往事，有一种快感，又有一种宁静。它们的灵魂附在一个个打铁汉子的大手上，抡起铁锤，锻打金属，锻打希望。

我还要写得韵味点：

灰白色的雾，被山峦撞倒，钻到砍柴老大妈的鞋底，青青的山坡托着她——托着她向上，解一道有斜率的方程。



真的这里很好，只要你一抬头，就会看到这里，这里有好看的风
景。你看，黄莺在花上，含羞含笑孩子嘴边的木叶在花旁，也许，砍
柴老大妈的前额升起了地平线，喷出了太阳，呵，朋友们你不会奇怪
吧，我老是这么想的，太阳是从我们的母亲的前额跳出来的。可惜
我自己的母亲早已在地平线之下了。

我发现司马佳在我身边，我把我的这些诗意的句子跟她念了。她
说，很好，你一下子就进入状态了，我们只有热爱这里，才能够在这
里安身立命。我说，我希望邮差揣着我的信，苍鹰衔着我的心，把我
的新奇感受捎向天南地北。

我与司马佳在浓荫蔽日的山道上延伸着足迹。

落叶下面，是一条不太规则的水泥小路，这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的？谁说只有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、曹雪芹留下了作品，这些修路的无名氏不一样留下了作品？这水泥路就是他们的作品。

二

杨溪县城，位于寅水河岸。在市声喧嚣的 90 年代，也有三万人口了。

县城有三条新街，一条老街。新街的房子大都是三四层的红砖房子。墙壁上还有诸如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、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这些石灰水留下的标语。这新街与家乡的县城没有区别，我独自去游老街。

老街叫贡茅老街，修筑在寅水河边。贡茅老街的巷道是呈工字形的。我驻足在街口，朝巷道瞄一眼，觉得里面十分幽深，好像藏着千年的玄机 and 秘密似的，光滑的青色的石板铺就的街面，亮晃晃的，像磨刀石一样，可映出倒影。这是几百上千年来不知多少人踏就的，一代代的人远去了，留下了新的过客。老街两边的房子都是木楼。一个个的木楼以蹲的姿态，或站的姿态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屋檐搭着屋檐，或低声嘀咕，或努嘴耳语，一个一个，传递着什么消息一样。一扇扇剥落了



朱漆的门扉紧闭着，或敞开着，门扉上，是磨得锃亮的兽头门环，门扉下是磨得发白的门槛。这老街有七八百米长，两米宽。社会变革，天翻地覆，但这里还是留下了这昔日的情形。这是一枚历史的邮票，贴在远东省的西南角，贴在这崇山峻岭之中。我想。

沿着延伸到寅水贡茅码头的河埠头，拾级而下，眼前出现了一只只飘荡着桐油味的黄木船，耳边响起激荡的橹声和寅水船工号子。听说本县有一个作家叫田荣学的，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《船过牯牛滩》在文坛影响大，那牯牛滩就在河埠下游一点点的地方了。我站在河埠头，在夕阳下回首贡茅老街，但见那黛色的吊脚楼群临崖飞出。它们平平仄仄，高高低低，一栋连着一栋，一栋挨着一栋，壁连着壁，肩并着肩，一律黛色装束，一律青瓦鳌头。不过，它们也不全是一半着陆地，一半腾水面，也有地形地盘允许的就有造型美观、气宇轩昂的防火墙隐隐约约出现。

黄昏的夕阳掉进西边的山峦里了，夜幕就要降临。从黄木大船上传出了粗犷的号子：

贡茅码头很有名
天开文运在对门
龙也叫，虎也叫
这一餐牙祭一定要
酒四两，肉半斤
豆腐两块不要称
末船哥哥你莫捶
船儿拢了鸬鹚岩
黄狗恋窝吼一吼
八部大王坐江口

一眼望过去，黄木船上的船工打着赤膊穿条短裤在吼叫这号子，他们也像木楼一样，或站着，或蹲着，有的躺着，像草书字体一样躺在黄纸上一样躺在黄木船上。他们像电影《红高粱》那些抬轿子的吼



叫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”一样无拘无束，那样醉意淋漓，那样醉态毕现。他们有的干脆脱下短裤，把一线黑亮的尿射向河里。这是原生态的生活，没有装饰，原汁原味。这是体力者的生活。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生活。这种生活是叫人梦想和渴望的。

雅鱼脱水极目看
龙头坐着两样官
文官坐在坡头上
武官坐在猪鼻湾
末船哥哥你莫捱
头船拢了送亲岩
送亲岩，黄牛滩
虎王正坐猫儿山
一个鸡蛋两个黄
小凤滩脱水是岩梁

我的耳中灌满了这些号子。这些像《诗经》语句一样带有原初美的号子，让我久久地回味。我就在这种回味中来到了会场。

杨溪县委组织部和县教育局，在杨溪县民族中学礼堂为司马佳、杨运仁、汤亦武、杨彩霞和我五位支边的大学毕业生举行了迎新会，同时县委组织部也宣布学校新的人事调整方案。

会议由马建强主持。县委组织部长先讲话。县委组织部长的声音慷慨激昂。他首先用了赞扬语气。他说，司马佳等同志是优秀大学毕业生的代表。他们不留恋城市生活，来到我们杨溪吃苦，并且立志要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思想来办一所学校。我们杨溪欢迎你们，也积极支持你们在这里实践自己的理想。然后他代表杨溪县委组织部宣布，杨溪县民族中学校长马建平调任杨溪县教育局副局长，同时兼任杨溪县民族中学校长，司马佳同志任杨溪县民族中学常务副校长。因为司马佳同志刚来，对学校工作有一个熟悉过程，马建平同志暂主持一年学校主要工作，司马佳同志主要配合，一年后，马建平同志来局里工